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二六號　今日出版一張半　發行人 潘梓年

本報改訂價目啓事

本報定價，曾經重新調整登報公告；現因篇幅縮小，定價亦不能不略有變動，定於二月一日起即照下列新價收費，至於舊定戶所定之報，自當照算補足，尚希各地讀者注意爲幸！

新訂定價：

每份一角　每月二元一角　三月五元七角　半年一十元七角　全年二十元

豫南皖北收復要地

汝南太和等處敵竄退

英方傳：德將在保逼政變

泰越和會開幕

敵泰互換大使　寇酋邀各黨魁晤談

美總統代表

居里昨晨抵渝

下午晉謁蔣委員長

羅斯福三任總統

加里寧致電申賀

英財相報告財政

英航運大臣演說

希望美派艦助英

英佔領班加西

將在希臘登陸

德輪一艘被敵扣留

高斯任駐華大使

詹森使澳。烏拉圭使館升格。

社論

增進中美友誼

——特向居里先生致詞——

達爾朗再赴巴黎

維琪政局醞釀變化

美報評稱：中國延長抗戰可阻寇南進

蘇聯出版　世界外交史

英下院質詢上海恐怖事件

東北同鄉勞慶出錢勞軍

「二七」十八週年

本報職工昨開會紀念

董必武同志出席演講

簡訊

國際

國內

敵寇統治下的山東

穆欣

敵人佔領山東，快有三個年頭了。山東是敵人多年來垂涎的地方，由於那裏有寬坦的平原，豐富的資源可以掠奪，而三千八百萬山東同胞更是敵人眼中的巨額『資本』。

可是，敵人統治山東，究竟結果怎樣呢？這是每個中國人注視的問題。

一、濟南

濟南，曾經有過昔日的繁榮與豪華，可是，現在是人間活地獄。

那兒是敵寇在山東的統制中心，因此，偽省府與敵人特務機關，都設立在濟南城裏。接着偽省府成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復與增加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留存在濟南的同胞，被用白面，鴉片麻醉。所有的中國人，連漢奸政府的偽軍在內，見了『皇軍』都要行九十度的鞠躬，挨耳光，被姦淫，被搶劫是日常的『生活』，在濟南那樣的地方，人的生命還沒有一張郵票貴，只要『皇軍』高興的話，隨時可以加你一個罪名，譬如『土匪』而殺掉的。

除了街角上一些小攤，幾乎很難看見中國人的商業——過去，那些高樓大廈，林立的商店——不都是咱們中國人的嗎？——到處是日文的招牌與廣告，日本商人的小孩子，大搖大擺的在街頭走着。這個街小巷，幾無人跡的地方，也佈滿了日本浪人與朝鮮浪人的住宅。

假如這不是怪的，讓我們看看與日寇『殖地』有關的數字吧：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北平敵使館公佈濟南『居留民』是七千二百二十二人；二十八年九月統計，已增至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年底時的數目是一萬三千多；而去年春天看見的偽報紙，他們公佈的『確數』則是一萬八千七百十二人了（戶數爲六千六百四十八）恐怕實際的數字還不止這些。

另外，根據天津漢奸報紙公佈，一九三九年六月間，濟南有倭民九千六百多名，其中男性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女性四千二百八十人。其中有職業的四千六百九十九名。職業的劃分：鐵路服務一千三百一十名，公司銀行員一千〇四十一名，官吏一百六十三名，入學兒童七百〇八名，娼妓八百六十二名，旅館飯館娛樂場共四百三十七名，販賣物品者一百七十六名……根據這個僅及現有『僑民』半數的統計，我們知道，他們統制了濟南的『一切』，尤其是到處都林立着他們的『妓館』與『娛樂場』你看四千二百八十個日本女人（尚包括兒童在內）中，公娼的數目就有八百六十二名……

敵人以濟南、青島、烟台等幾個較大的都市做中心，進行他們的蠢謀，在這些地方，他們辦了很多漢奸報紙。（被略一段）

這是敵寇統制淪陷區同胞的重要手段，他們用此麻醉廣大地區的民衆。當然，效果是很小的，沒有那個人相信他們的鬼話，同時抗日的報紙，已經可以秘密發行到敵人據點裏邊去，像濟南城裏，都可以發現我們的『大衆報』——『抗戰日報』的活動。

漢奸偽省府成立了好久，好像它沒大衆熟知的。僅是一張公賣大烟的佈告，上邊寫着『大烟每燈一元，僅執照十元』。其實他們的也夠可憐的，他們的『官』就只能管到城墻那一小片土地與自己的『政府』以內，他們的武裝就只有那麼幾些警察，很大名目的大傢伙，罰令之類，也只是『公事』裏罰令，苛捐雜稅定的多，但也只能裝詐城市中的民衆，出城，腰袋就保不住。

二、『經濟開發』

經濟上，山東是個很重要的省份。全省的面積一五三七一一平方公里，人口三七一九六七六九八人。水田面積二三九五〇〇〇畝，旱地面積一〇八二六七〇〇〇畝，出產豐富的糧食在過去，每年出入預算二三、六四一、〇〇〇元，田賦和契稅一七、八〇七、〇〇〇元，營業稅年收三、三一三、〇〇〇元。沿海的海關收入，每年的數字也很大，與河北省的計算在一齊，一九三三年是七〇、〇九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是六八、四七七、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是七〇、三二二、〇〇〇元。

在金融上，遠在一八八〇年，敵人就在青島設立橫濱正金銀行分行，一九〇六年在青島設立了正隆銀行，一九一一年設立了朝鮮銀行分行，一九二〇年又分別在青島與濟南成立了濟南銀行。敵人在山東是有相當的『基礎』的，因此敵人佔了濟南青島後，便把那些已撤退的銀行搬回來，用『聯銀券』來驅收我法幣，排擠韓復榘時代發行的山東省庫券，與其後省銀行發行的『民生』券。在最初，敵人打着顧爲『抗勢』的樣子，可是自我成立了專門保護法幣，堅持與敵金融鬥爭的北海銀行，發行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的北海幣，就把敵人的『興國』打下去了。因爲法幣不再拿出來！而北海鈔票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敵人不但沒有法子驅收法幣，連偽鈔出城就不能使用，即在城裏也暗打折扣。

敵人嗾涎山東蘊藏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吨無烟煤，一、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吨有烟煤，及青島濟南各地的中國紗廠，山東各地的銅鉛礦，沿海各地的鹽產，與烟草等各種工業。（被略一段）

三、山東仍是我們的

到今天來看，敵人的一切陰謀是失敗了的。敵人的金融陰謀失敗了，人民手中所握的不是漢奸『聯銀』券，而是我們的法幣與北海銀行的鈔票。漢奸『聯銀』券，只是在刺刀逼迫下才勉強有人暫時收受。

拿煤來說，敵人佔據了礦井，但是工人堅決抗日，他們把那些煤礦放了一把火，所有的工人離開了敵人，因之住在淄博礦區裏邊的敵人，也感受到燃料的困難。

政治上，長清是距濟南很近的，可是那兒是泰西區抗日根據地的『模範縣』我們有絕對的權威在那裏。報紙來說，膠東一隅的大衆報，每日的銷路就在兩萬份以上。

『山東仍然是我們的！』這道理不是很明白嗎？

致哀一位忠勇記者

春明

中報記者金華亭先生日前被汪逆收買的歹徒，壯烈殉職。這是民族敗類壓迫新聞工作者的一個『司空見慣』的辦法。（被略）

汪精衛奴才們殘害記者的『祖傳』法寶，並不高明。『行將就木』的傢伙們，若到了末死之時，是必然有這些表演的。

被這些敗類所壓迫殘害的報紙和記者，不但有崇高的『報格』和『人格』，而且受到廣大人民熱烈的愛護。這些壓迫和殘害，非但封不住人民的口，而且引起人民更大的憤怒。（被略）

「調動不便」

『管理局……通令……取締女……職員……』

放置的桌子旁邊，圍着一堆男同事，在爭看那一張公式，紙張便無氣地在念着，和嗡嗡的私語，一字一句，都觸痛地刺痛了我的耳朵，緊跟着使我感到異常其究竟的震驚，從收發處那裏傳來了[illegible]的通令。

意思大概很口說：爲了『調動不便』，以後不再要女性職員，以舍得有一點點現在還留有的我，一個，僅有的一個，也就是淘汰的樣子。

這樣，就這樣，『調動不便』，四個字，四個那惡的字，輕輕地，閉上了婦女職員的窄小的一扇門。

『調動不便』，我，一個會計員，用得着要『調動』嗎？

我現在雖然還是被挑出來，像一天坐在辦公桌上，格外小心謹慎地工作着，心中究竟爲了『調動不便』而動盪着，盤算，放不下去。

以後怎樣，我不敢想，我只有唯一的希望，希望着『婦女之路』，能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放射光芒！（原）

中大速寫

——圖書館與飯廳——

草凡

（以上被略）一所圖書館在松林坡的腳下，這兩所——圖書館與飯廳，供給精神與物質食糧的場所要算是全校最大的建築物了。

但這兩所大建築物所分給一千七八百同學的便利卻同是一個擠字。

擠的程度，一至於此，好像所有圖書館都存在於大學生風度中的『斯文雅雅』是一些也沒有了。

拂曉圖書館中總是滿滿的，早晨，伸多和煦的陽光射在一排排書桌上時，你可以看見，從理明，一本歷史書或翻着一本字典，又是比亞，又接上寫了三句作的一張稿紙；又是一份詩筆硯和大本頭的兩朝御批資治通鑑……作詩的人不能貼近浩浩的熱潮詩興，貼近窗的人也自然軟弱無力，大家緊緊的貼着，靠着，偷有窗眼，便不免有打翻墨水瓶，碎紫桌面而跌交的小熱鬧了。

最緊張的時候是晚間。

文法學院的同學，大部份有在這兒來就看參致書上自習。會讀書和書使你都有限，於是，說免不了更用『搶』之『先』了——搶到『搶』。

七點開館，晚飯後起，便有人絡繹地向圖書館門外堆上去，擠到開鎖的工友沒法從人群中擠出一條路來的程度。

——工友總是很狡猾地去開鎖的。但後腳跟着前腳，工友鎖開的門雖然給伸插起來了。門一開，人像熟豆莢中的豆粒一樣的，突突地跳進去：……據說，最近還添購圖書館了，大約擠的還可以好些！

飯廳的擠，因了最近已添開一部份，是好了一些。可是，你一不小心，沒留意了踩桌人的腳後跟，或是飯碗被手肘碰下地。

遠遠的高潮時，在飯廳傷處，常常可以挨出，那麼幾十個美國式足球的戰士來。——當然女性少些，可以打……（以下被略）

廿七顆人頭

——滹沱河畔之一——

一個後經常進行着壯烈的鬥爭
偉大人民
　　愛鬥爭超過愛自己的生命。
假若你讓他們挑選
　　生命和自由，
他們爲了自由，
甘願犧牲自己的頭……
一天，晨曦剛劃破東天，
一件悲慘而壯烈的事，
　　發生在滹沱河畔，
一百多日本兵
　　忽然捕住了村中的廿七個壯年，
這英勇的廿七個，
　　曾經給過敵人無數次的打擊。
敵人向他們說：
　　『你們要活，要跟我們進城，
　　今後爲皇軍剿滅匪警，
　　並且，告訴我們
　　你們村中還有誰反對皇軍？』
他們——
　　一直閉住自己的口，
　　爲了自由，誰也沒有向鬼子低首……
於是，殘暴的日冦，
　　搬出了鍘刀
鮮血在刀下流流，
　　地上堆起了廿七顆人頭。

這一個日子，
　　慘冷籠罩住整個鄉村，
家家都關緊了街門，
除了疏落的枯禿的樹枝上
　　有休息的鳥鵲
街頭上寂無一人…………
可是——
　　當夜晚
茅屋中在奄奄的菜油燈的微光下，
靜悄地集合了一大群人，
一個壯年在中間站起，向大家說：
　　『他們活着的時候
　　我們村中的工作頂好，
　　他們死了，
　　你們說，我們是不是要落後？
　　——這些話，像大海中一股巨浪，
　　沖破了水面的平靜，
　　每一個人都搶着說：『不能！』
最後，壯年人向大家徵求，
誰願意接替他們廿七個人的崗位？
菜油燈下，揮動了幾十個
　　做一般堅硬的拳頭……
　　　　　　　　於平山洪子店
